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春秋別典卷一至三

詳校官編修臣黄壽齡

編修臣裘謙履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沈恕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四

春秋別典　　別史類

提要

臣等謹按春秋別典十五卷明薛虞畿撰前有虞畿自序不署年月稱嘗閲注𤗓見春秋君臣往迹不下千事散著百家皆三氏所未録間或微掇其端而未究其緒存其半而不採其全因不自度畧仿左例分十二公以統

其世稽三傳人名以繫其事凡十五卷末又其弟虞賓跋稱先仲氏輯春秋别典未脱稿而不幸下世不無掛甲漏乙年代倒置之病故特廣閲博蒐參互考訂世懸者更數殊者析删其繁複者十一苴其闕畧者十三云云則此書乃虞蟣兄弟二人相續而成也舊無刋板此本為朱彝尊家所藏有康熙辛巳十月彝尊題字惜其抄撮具有苦心惟各條之

末不疏明出何書明人之習大都若是所譏
誠中其病然網羅繁富頗足以廣見聞要亦
博洽之一助也虞畿序自署曰粵瀛彝尊跋
稱其字里通志不載莫得其詳虞賓跋中稱
其仲字列章縫治博士家言蓋廣東諸生也
考胡恂潮州府志曰薛虞畿字舜祥海陽人
初為諸生後棄去隱韓山之麓以農圃自娛
郡長吏欲致之鑒垣而遁著有聽雨蓬稿云

云當即其人又考潮州在梁爲東陽州後改曰瀛州與粤瀛之稱亦合惟志不言其有此書疑偶未見耳虞畿序又稱書目凡例列在左方今卷首有凡例七條而無書目則傳寫者佚之矣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別典叙

昔仲尼作經口授弟子左丘明懼其妄意失真迺推論本事作内傳復採諸國名物作外傳蓋侈哉博乎其紀事也已觀周篇嘗載孔子將作春秋與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作經丘明作傳若是乎其於二百四十年之蹟蓋目覩而備言之也惡有所謂別典哉今考其書或先經而始或後經而終辨理者依合異者錯皆彬彬乎條分臚布井猶伍兩焉公穀後出談經不覩史記

耳而傳之堇堇什一二耳然舊史遺文無闗聖筆左氏捐而不録者郵衆劉知幾亦謂丘明紀載當世得十之四豈非深慨乎記事之未周歟不佞嘗閲往牒見春秋君臣遺跡醇雅奇衺不下千事散著百家皆三氏所弗録間或微掇其端而未究其緒存其半而不掇其全見輒觖之因不自度畧倣左例分十二公以統其世稽三傳人以繫其事年不盡攷而附諸人人不盡知而援諸事參稽互證務極恢閎幽章纎巨兼收咸紀蓋庶幾哉

疑於舊史遺文之猶在焉嘗僭自謂言畧成乎一家功可稗於三氏題之曰春秋別典殊三傳也荀悅有言曰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勛五曰表賢能嗚呼典無當於五志奚取於典也哉或者曰拾金者汰沙掇珠者捐蚌三氏有作皆鏐銑也夜光也子何用矻矻沙蚌是營哉且也無闕於聖經何必春秋耶不佞謂不然匠石不遺輪囷醫師不棄溲勃為取用者衆也且相梨可以克品吹竹可以間

聲前鋒後距兵之所以萬全也左驗置對獄之所以平反也春秋既曰刑書何厭乎具兩造哉比事屬辭豈盡無取爾耶況鏡古可以觀今也軌前可以循後也準得可以形失也典皆有焉凡十五卷書目凡例列在左方

粵瀛後學薛虞畿識

輯春秋別典凡例

凡輯事盡春秋匪春秋之年事無輯也起隱盡哀一如左氏間詳晉大曲沃趙保晉陽雖逾二百四十年之外為晉主夏盟宜詳始卒從左例也

凡輯曰別典匪別弗提左氏內外公穀檀弓既列於經家傳戶誦無用取焉諸子百氏希於聞見蒐羅殆備義取翼傳不妨僻左也

凡輯主分年年據三傳或人可年繫則隨年引經或

傳有其人則因人繫事馬史世家不無同異用列分註以資攷索

凡霸盛桓文烈稱管晏自非孔氏誰不道之二氏有述桓景獨備若槩録著斯亦繁矣畧加鉛黄唯存馴雅

凡事取實録不列寓言鄭圃濠梁僅存可據耳

凡史載事輯史例也標僅及事言因事見𥳑言弗録也

凡輯萃百家事多錯見此詳彼畧甲工乙拙要在恭
提事必不遺文資簡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別典卷一　　　　明　薛虞畿　撰

魯隱公元年己未在位十一年周平王四十九年

晉昭侯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曲沃邑大於翼（翼昭侯邑）也成師號爲桓叔靖侯庶孫欒賓相桓叔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

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

魯隱公初立鄂侯六年卒孝侯子也曲沃莊伯桓叔子也聞晉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隱五年見傳哀侯三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為曲沃武公哀侯八年晉侵陘庭桓二年見傳陘庭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於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

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曲沃益強晉無如之何晉小子四年曲沃武公誘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於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為晉侯晉侯二十八年齊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於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始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晉武公始都晉國後二年卒子獻公佹諸立晉曲沃始終詳矣春秋之世晉霸主也有國始自曲沃故特詳之與左互

有詳
畧

燕繆侯七年魯隱公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宣侯十三年卒子桓侯立桓侯七年卒子莊公立莊公十二年齊桓公始霸十六年與宋衛共伐周惠王惠王出奔温立惠王弟頽為周王十七年鄭執燕仲父而納惠王於周二十七年山戎来侵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燕公送齊桓公出境因割燕所至地予燕使燕共貢天子如成周時職使燕復修召公之法三十三年而卒

燕事三傳布
見特詳之

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蝟常在地中食死人腦即欲殺之柏捶其首蝟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為雉上陳倉北阪為石秦祠之

平王東遷封秦襄公為諸侯襄公卒子文公立立四十四年是為魯隱公元年穆公始見經

秦文公時雍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輙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秦

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文公如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旄頭

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黄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史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作鄜畤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

不至或歳數来来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来集於祠城則若雄鷄其聲殷殷野鷄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

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應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

秦寧公二年徙居平陽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寧公魯隱公八年立據史年表云史作靈公

宋宣公有太子與夷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

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隱三年經書宋穆公卒

魯桓公元年庚午在位十八年周桓王九年

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楚武王名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

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己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按左桓六年楚伐隨八年隨少師有寵楚伐隨秋隨及

楚平莊四年
楚武王卒

陳厲公娶蔡女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曰利公按左桓五年陳侯鮑卒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佗立兵

屬周王戰繻葛陳氏無闕心是以敗踰年蔡人殺佗見經不稱爵十有二年經書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即厲公與史謂佗為厲公異

厲公佗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為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為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為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為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為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

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弟杵臼立是為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己完奔齊莊二十二年完卒謚為敬仲仲生穉孟夷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為田氏田穉孟夷生湣孟莊田湣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大夫欒盈作亂於晉來奔齊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陳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宇無宇有力事齊莊公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於民以小斗受

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景公弗禁由是田氏得齊衆家益彊民思田氏陳完始卒備此

郭君出郭郭即虢○十年夏虢叔出奔虞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饑欲食御者進乾脯粱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之曰奚儲之御者曰為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曰子知我且亡乎御者曰然曰何不以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誠何哉御轉其辭曰君之

所以亡者太賢曰夫賢者所以不存而亡者何也御者曰天下無賢而獨賢是以亡也伏軾而嘆曰嗟乎夫賢者如此乎於是身倦力解枕御膝而卧御自易以備蹤行而去身死中野為虎狼所食

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於車十八年豎曼曰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今彭生二於君無盡言而諛行以戲吾君使吾君失親戚之禮命又力威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彭生其得免乎

禍理屬然夫君以怒遂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為說二月魯人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為殺彭生以謝於魯

魯莊公 元年戊子在位三十二年周莊王三年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招菜二子出採見老丈載畚乞焉不與摶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

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為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搏而奪吾畚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羣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棄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二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四年楚文王立六年伐申過鄧鄧侯享之十六年楚滅鄧

荆文王曰莧譆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為非

不穀爵之五大夫申侯伯善養我意吾所欲先我為之與處則安曠之而不穀喪焉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送而行之左申侯有寵於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云云文王卒在位十九年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彊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不得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

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

荆文王得茹黄之狗宛路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期年不聽朝葆申曰先王卜以臣為葆吉今王畋三月不反期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王曰不穀免衣襁褓而齒於諸侯願請更變而無笞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寧抵罪於先王王曰謹諾引席王伏葆申束

細荆跽而加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申曰臣聞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申出自流於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乃變更殺茹黄之狗折宛路之矰放丹之姬後兼國三十九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葆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工三事年無攷據特因荆文王伐鄧乃附其後方

齊僖公桓十五年葬齊僖公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管仲召忽往

見之曰何在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令君知臣之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臣知所棄矣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閒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然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

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小白之為人也無小智而有大慮天不幸降禍於齊糾雖立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也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以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絶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矣鮑叔曰然則柰何管仲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許諾遂傅小白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弒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而郊之鮑叔言而相之見八年傳

公子糾將為亂九年經九月齊人殺公子糾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為亂乃使魯人殺之

管子得於魯魯檻而送之齊管子恐魯止而殺已也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為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

而取道甚速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饑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焉封人跽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以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魯君束縛管仲召忽以與齊使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

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衆而
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
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
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
君子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桓公既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
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傒與
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

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佯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齊祓而見桓公

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二年滅郯郯子奔莒初桓公亡過郯郯無禮故伐之經十一年伐郯郯傳作譚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

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東郭牙中門而立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

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將車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執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悲擊牛角疾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甯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内明日說桓公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未遠不

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而亡人之大美此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且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遂大用之為上卿

春秋别典卷一